

I • 五絕老人，榮耀一生

閱讀台灣書畫家，
終其一生為藝術生命而活，
創作不為世俗雜念所羈絆，
亦書亦詩亦畫亦文，
直追東坡居士風采，
首推呂佛庭。

半僧自居，清逸度日，
澹泊人生，不攀宮牆，
這是呂佛庭的生活寫照；
畫風脫俗有禪境，
書法百家成一格，
詩文隨興見風流，
這是呂佛庭的作品特質。



時在辛丑孟冬寫谿山行旅圖
於臺中西園 佛庭

〔右圖〕
呂佛庭專注作畫的神情，
攝於1986年。

〔右頁圖〕
呂佛庭
谿山行旅圖（局部）
1961 彩墨、紙
152×82cm

以禪入畫，以藝進道

幼本庭訓，律己甚嚴的呂佛庭，自幼皈依三寶，長期茹素，八十五年如一日，禮佛讚佛，佛學思想始終融貫於他的人格特質及作品，不只以禪入畫、詩文載道，甚至提倡「以藝進道」，他認為所有的藝術修為都可修心養性，都是到達覺岸之徑。出於佛家救世度人的理想，他還涉獵哲學研究，思考人類如何建立互助合作的大諧和體，以促進大同世界，其「新一元論」便以儒解佛，宣揚克己為仁的哲學思想。

在繪畫理論上，呂佛庭推崇傳統中國繪畫的四種境界「師古」、「師天」、「師心」、「無意無相」，借自然的外貌與精神表達主觀心象；在繪畫技法上，廣涉古法，含合諸家皴法，借古以開今。因此，筆下山水雄奇壯闊，如荊關之風；淡遠雅逸，有董巨之韻，在在反映入世和出世情懷。其殫精竭力的四大山水長卷——〈長城萬里〉、〈長江萬里〉、〈黃河萬里〉及〈橫貫公路圖〉均為百尺以上巨作，一幅長卷一種筆法，翔實對照地理人文與山川之美，遊歷見聞與感受躍然紙上。

「四大長卷」既發故國之幽思，又彰顯本土山川之美，不只表露他的胸襟與學養，也讓我們看到他挑戰繪畫極限的意志力和生命韌度，在國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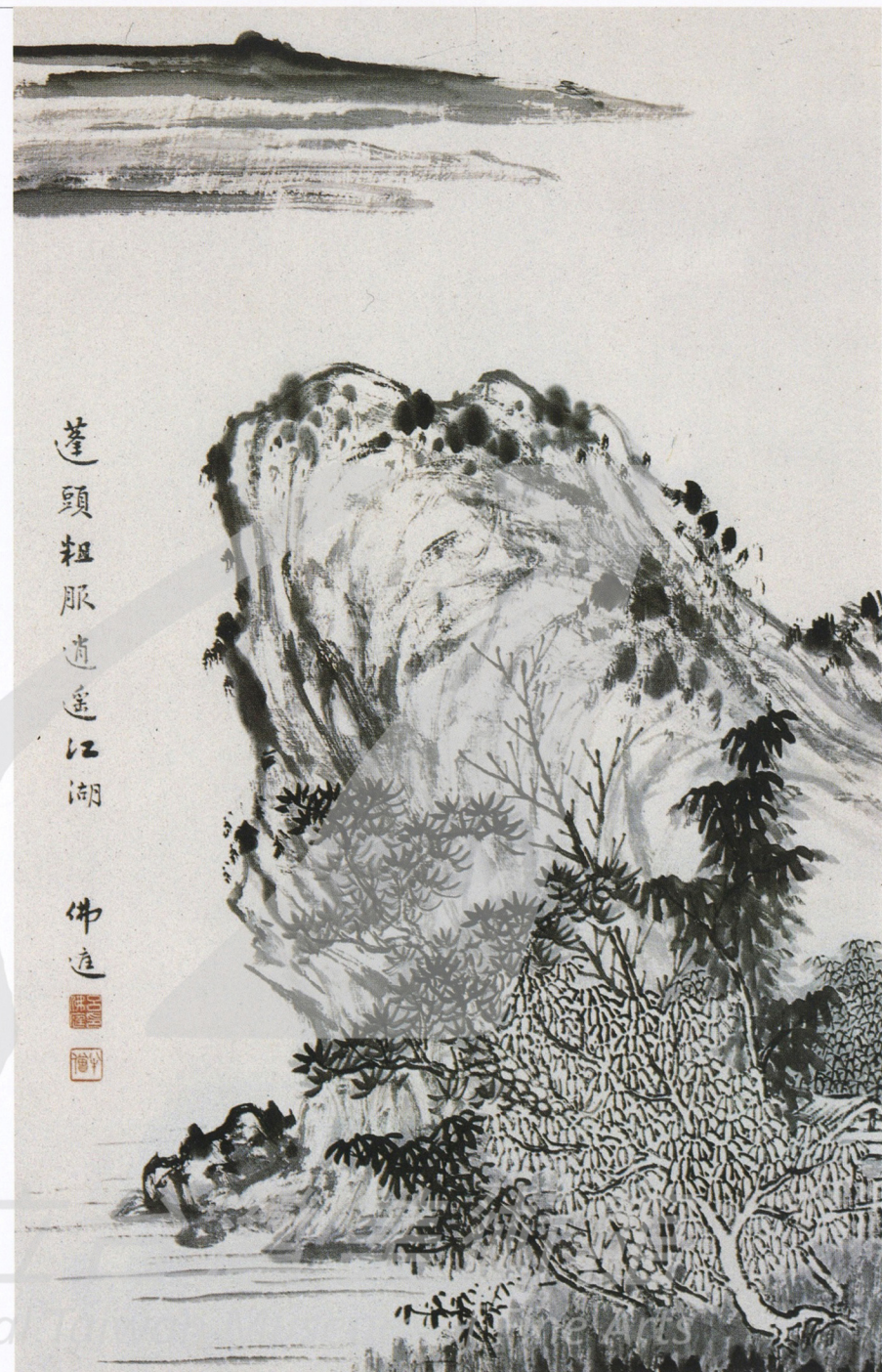
〔左下圖〕
呂佛庭的半僧草堂故居
〔右下圖〕
半僧草堂一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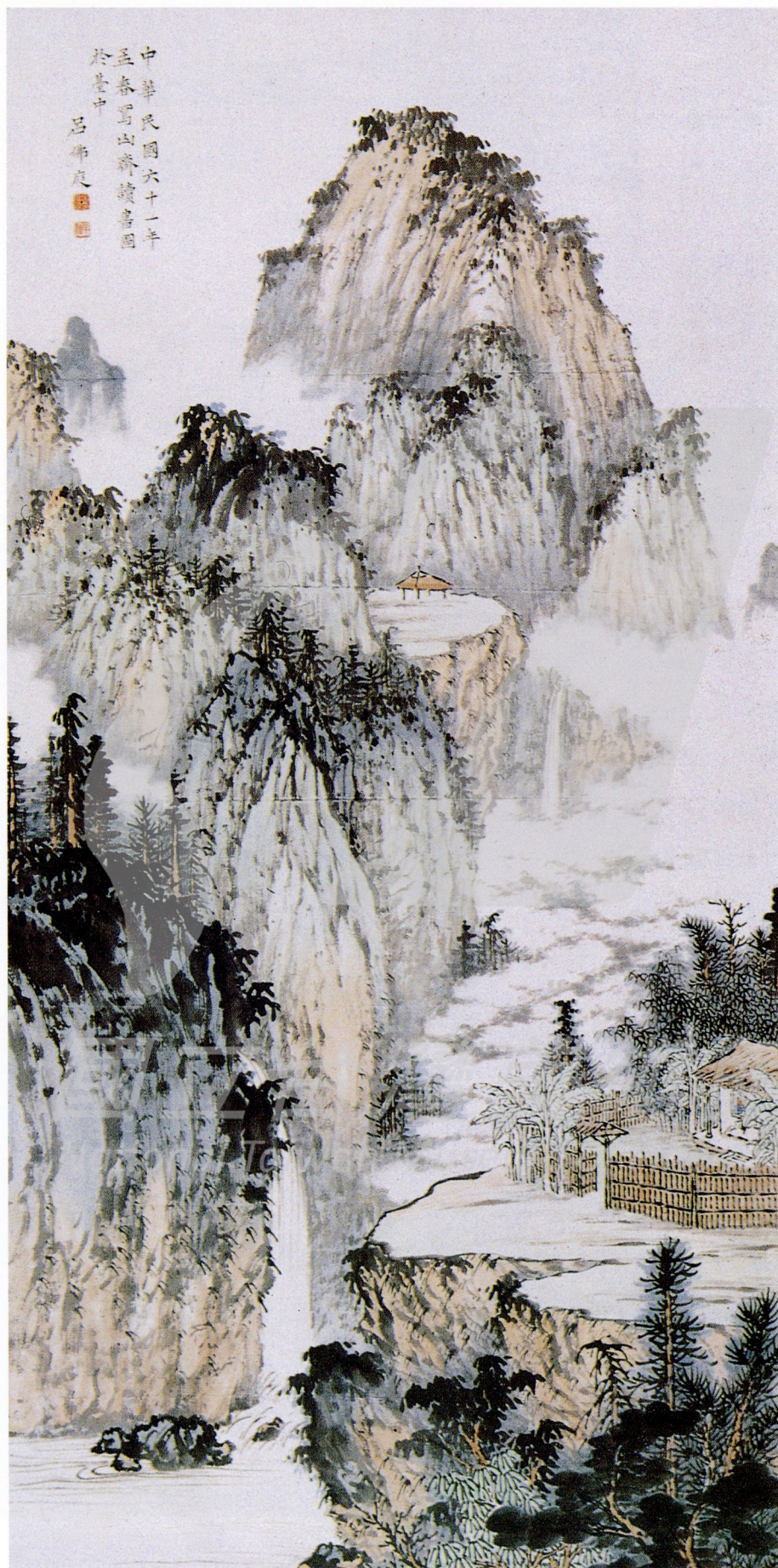
發展史上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，為當代典藏巨構。

另外，他以文字、書法、繪畫及其實用美學的根基，應用變化，把象形文字從實用符號裡解放出來，重新組合成有著另一番生命趣味、唯美的文字畫，為文字藝術開闢一條創新之路，也提供社會大眾寄情遣興之門。書法方面，各體兼備，淵雅溫厚，尤其是將篆情隸意融入其中，形成別具一格的「呂楷」，樸拙靜穆，在書法界備受稱譽。雖自許崖前閒雲、松間野鶴，呂佛庭卻一直心繫家國安定，晚年作畫吟詩盡展憂國憂民之心，他寄望藉詩畫感化世人，從他的詩中我們不僅能體會到其赤誠愛國心、悠悠思鄉情，還能感受到沁人心脾的友情和飄動著的吟遊者的浪漫情思。

創作以外，胸懷歷史文化使命感的呂佛庭，更長期致力畫史和畫論研究，藝文論述與書畫集出版多達三十餘種，創作思想內涵均來自對中國文化的省思和對民族深厚的情感，《中國繪畫史評傳》一書，旁徵博



呂佛庭
蓬頭粗服逍遙江湖
1987 水墨、紙
69.5×45.5cm



呂佛庭 山齋讀書圖
1972 彩墨
135×69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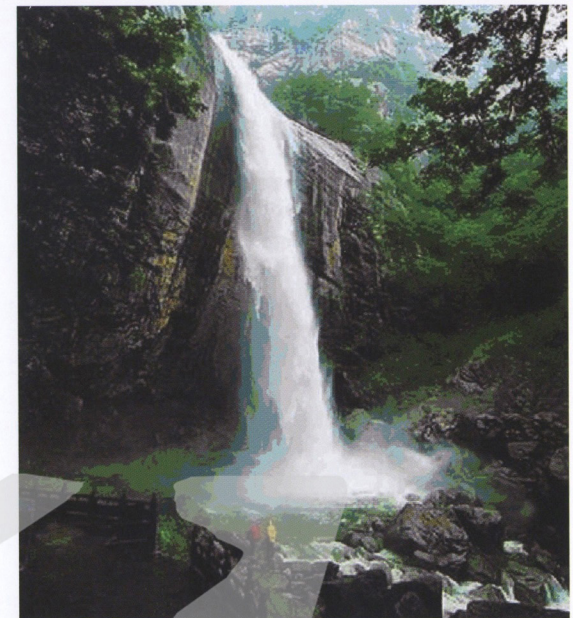
引，立論嚴謹，是他花費數年心血的力作；《中國書畫源流》和《石濤大師評傳》，則是國民政府遷台以來，最早出版的中國美術史專書；其他畫論如《中國繪畫思想》、《繪畫常識》、《淺說山水畫法》等，都是極具美學價值的著作，用字遣詞深入淺出，提供有志研究中國繪畫者最好的指引；另有《蜀道萬里記》、《憶夢錄》、《中國十大名都》、《美歐遊蹤》、《澳紐與巴里島之遊》、《江山萬里樓詩集》等專書出版行世，為國內少見藝術創作與學術研究兩皆斐然的前輩藝術家。

他一生治學創作，鍥而不捨，卻又熟諳音律、古琴造詣極高，名列中國音樂史古琴家，詩詞、文學、書法、繪畫、琴藝無一不通曉的呂老，時人以「五絕老人」稱頌他。

動盪年代，命懸一線

1911年，正是中國由封建社會走向民主制度的關鍵年。10月10日，革命軍武昌起義成功，各地紛紛易幟，時局動盪混亂。11月29日（農曆10月9日），政體轉換前夕，河南泌陽縣雙廟鄉的呂家，誕生了一個孩子。祖父繼望公、父親海波公皆為當地享有口碑的名醫，傳至父親這一輩已是第六代，對於即將到來的第七代新生命本該是歡天喜地迎接的，可是，這一天的氛圍卻顯得格外沉重。因為有明末先祖為躲避流寇李自成之亂，歷經千辛舉家移徙來泌陽定居的經歷，大家非常擔心歷史重演，屆時傳衍六代的基業能不能維繫？一大家子人該何去何從？新生兒的命運難卜。

當時，泌陽乃至其他縣鎮都流傳有「溺嬰」陋習，產婆在接生



上圖
呂佛庭家鄉河南泌陽縣白雲山瀑布
下圖
呂佛庭家鄉河南泌陽縣山水



呂佛庭 王媽繡牡丹圖

彩墨、紙

情深義重的呂佛庭終身銘記王媽救命的恩情，不但在晚年畫下王媽繡牡丹畫像，還將王媽的牌位和長輩們並列供奉。

的同時，常會順便替人溺嬰。以現代的眼光來看，此種習俗十分殘忍，但在動亂年代，為了家中已有的六個兒女的養育著想，母親楊氏還是忍痛決定將新生兒溺棄。就在那命懸一線之際，這個嬰兒竟然及時被家裡做針線活的王媽從產婆手中給搶救下來。這個福大命大、乳名「天賜」的孩子，就是後來的畫壇一代宗師呂佛庭。

呂佛庭的父親海波公為望重鄉里的一方名醫，對詩文和書法都有極高造詣，儘管年事已高，還是堅持一天至少練習中楷一篇，數十年不曾間斷，這種自律風格自然也體現在他對孩子的教育上。

傳統中，幼孩啟蒙的第一步，就是從練習書法和背誦詩詞開始，小天賜也不例外，

在父親督導下，五歲從「套仿影」入手習字，也就是將紙套在要模仿的字帖上，然後依樣描摹字形，每日一張，每張三十個字。這是個好方法，在練習書法同時也識了字，日積月累，天賜已習得了不少字。慢慢又改寫空格，十歲開始臨帖，從歐陽詢的《皇甫誕碑》、《醴泉銘》到顏、鍾、王及漢隸六朝碑帖，循序漸進。在其練習書法後一年，海波公再安排他讀《千家詩》，接著是《唐詩三百首》、《唐詩合解》、《全唐詩》，靈巧的天賜，八歲即能作聯語，十二歲開始作詩填詞，十五歲已能寫得一手好字，常常為慕名求字的鄉閭們書寫春聯。

依著父親訂製的計畫學習的天賜，雖然不能像別的孩子那樣追逐野鴨、嬉玩於田野，卻也能自得其樂，平日他口袋裡常帶著炭條、黃泥塊，有空就在地上、石桌凳、牆壁等光滑平順的地方畫各種花鳥走獸。起初，素愛整潔的海波公見到白牆被塗鴉十分生氣，但後來卻驚奇地發現，這些畫幅幅情景新奇，筆筆皆是小小的感性寄託，是成人想不到、繪不出來的，為了培植和涵養兒子的繪畫天分，海波公特地買了部《芥

子園畫譜》教他臨摹。

《芥子園畫譜》是清康熙年間的繪畫範本，為學習傳統畫入門的不二法典，雖然臨摹圖譜的方法生硬、枯燥，但大師們筆下的神韻，經常是從這上面一筆一畫勤耕中得來的。

天賜臨摹得稍具基礎後，海波公進一步拿出家藏惲南田、鄒一桂的花鳥畫和仇英的仕女畫，並向親友商借他們收藏的古畫，供他臨摹；同時延請當時頗富名氣的花鳥畫家呂世勳到家裡來指導。父親的心血沒有白費，僅僅兩年功夫，剛滿十歲的天賜就能繪製大幅中堂和四扇屏，如此的進步只能用天賦來解釋。而父親和老師的鼓勵，讓天賜越畫越起勁，幼小的心靈想著，要是能畫畫一輩子多好！



惲南田 蒲塘真趣
彩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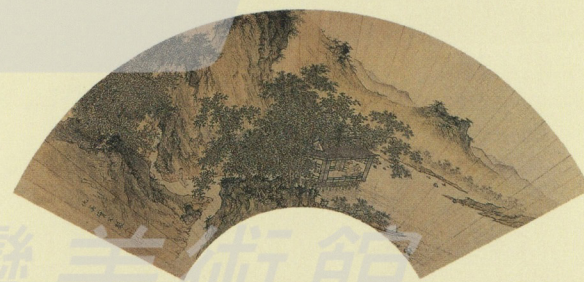
【惲南田、鄒一桂、仇英】

惲南田與鄒一桂為清代著名花鳥畫家，仇英則為明代四大家之一。

惲南田（1633-1690），名格，字壽平。詩書畫均擅，時稱「南田三絕」。惲南田的花鳥畫淨雅明澈，山水畫靈秀有致，而能自成一格，對明末清初的花鳥畫發展影響頗深，與王時敏、王鑒、王翬、王原祁、吳歷合稱為「清六家」。

鄒一桂（1686-1772），字原褒，號小山，晚號二知老人。於雍正時期考取進士，後歷任監察御史、翰林院編修、禮部侍郎、內閣學士等職。官運順遂之外，鄒一桂能詩善畫，尤工花卉，技巧則師法惲南田。乾隆年間曾以詩畫匯集的《百花卷》上呈乾隆皇帝，頗受讚賞。曾著有《小山畫譜》論其花卉技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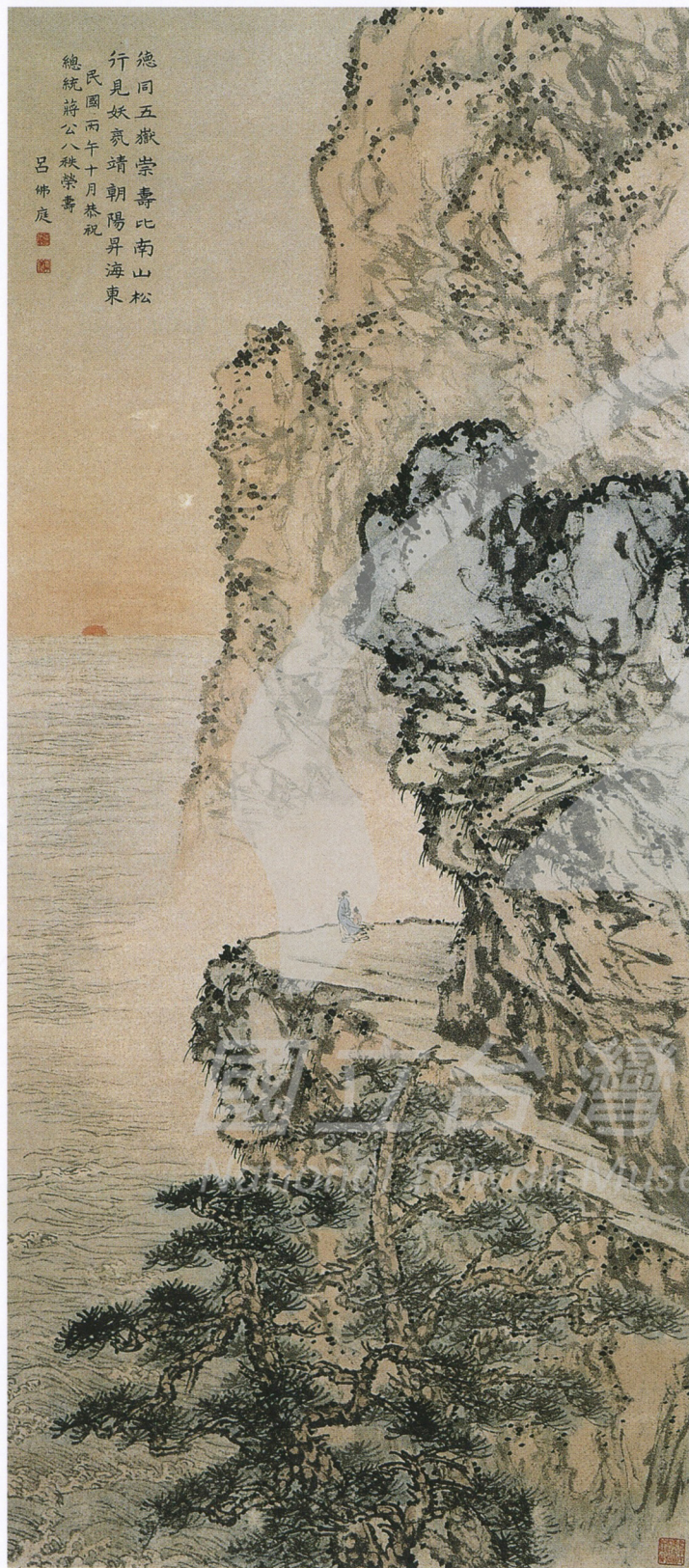
仇英（約1502-1552）為明代畫家，原為漆工，兼為人彩繪廟宇，後得文徵明賞識，從而結識當時許多文人。仇英畫人物、也畫山水，雖為民間出身，未接受文人詩畫訓練，但仇英畫中的亭台樓閣、人物衣飾均細緻纖巧，在匠人手筆的刻畫中亦有文人的秀麗典雅，與文徵明、沈周、唐寅並列為明四大家。



仇英 溪亭消夏 設色金箋



鄒一桂 白海棠圖 彩墨



年未弱冠，詩書畫遐邇聞名

早年的知識分子，教子治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，父子之間雖有骨肉親情，也不能不拘禮節，否則禮教規範就難落實；所以，如同教練培訓運動員一般，海波公對兒子管教是絕對地嚴苛。譬如：他要求天賜平時練習書法一律以正楷書寫，不能簡省一筆一畫，更不能出現錯別字。許多年後，呂佛庭回憶年少時被父親打的那兩個巴掌，都還記憶猶新，那是一次為別人書寫喜聯，只因把「兆」字右側兩點連成一筆，父親生氣得當場給的教訓，臉上、心裡那火辣辣的感覺，幾十年都忘不了。這威權嚴格的家庭教育，在呂佛庭成長的歲月中，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，不僅年未弱冠，他的詩書畫就已名聞遐邇，更養成了他日後謹言慎行、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及溫穆嚴謹的書畫風格。

十三歲，呂佛庭從初等小學畢業後，即進入鄉里的高等小學就讀。他的國文老師萬鎔（字曉峰）是海波公的老朋友，前清秀才，

不僅國學底子深厚，還喜繪畫，尤其擅畫雪梅。在課餘作畫時，他總讓天賜在一旁幫忙研墨理紙，一邊觀摩學習。萬鎔的雪梅獨具風格，除一般以濃墨寫枝幹，再以淡墨鉤花外，還利用白礬水點染，再用淡墨及清膠水刷染反白，形成一層白皚皚的積雪效果。這種創新的特殊技法，令少年呂佛庭大開眼界，領悟到國畫還可以這樣生動，對國畫技法創新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高等小學畢業那年，呂家搬到了泌陽縣城。這時距離辛亥革命已十五年了，民主革新的思潮深入民心並體現在教育上。泌陽縣有了基督教會開辦的初級中學，海波公順勢將兒子送進了這所新式教會學校，呂佛庭乃得接觸到較純正的水彩畫與素描課程。然而，從初小至十九歲師範學校畢業，儘管學了八、九年的新式圖畫課程，呂佛庭發現他內心真正鍾愛的還是中國傳統書畫。他利用暑假空檔專程前訪當時開封名家焦峻峰，從其學習人物和仕女畫。



(右圖) 呂佛庭 停琴觀瀑 1968 彩墨 138×59cm
(左圖) 呂佛庭 德崇五嶽 1966 彩墨 152×67.5cm

不適官場生態，一心學畫習字

1929年夏天，從農村師範畢業的呂佛庭，進入泌陽縣政府教育局擔任科員。按理說，他出身世家，有世伯長輩人脈，升官而光耀門楣應是指日可待。只是他腦子裡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，比起衙門裡那些渾噩昏聩的老少同僚們，個性淡泊脫俗、勤勉好學的呂佛庭顯得格外另類。

這一切都被局裡的秘書張鶴年（字松齋）看在眼裡。張鶴年為海波公的表兄弟，清末時補過廩，擔任過泌陽縣勸學所所長，國學底子深厚，顏（真卿）體書法更具造詣。

同為喜好吟詩作賦的風雅之士，一起在局裡食宿，又有親戚關係，很快的，這一老一小即成了忘年之交。這段時間，張鶴年常為呂佛庭講授《全唐詩》與漢魏晉宋古詩，指導他作詩，並傳授顏體書法要領。欣賞其才華與風骨，看上其精勤穩重，一年後，便把年方二十的愛女（書蘭）的終身託付給他。

成家而後立業，海波公和兒子心裡都想著同一件事——上京求學。雖然心有靈犀，但父子倆卻沒有共鳴，海波公希望兒子北上攻讀政治或經濟，將來不管是做官還是經商，出人頭地，都是光宗耀祖的美事，沒想到兒子想報考的竟是美術專業學校。失望的海波公又一次祭出做父親的威權，堅決表示不會贊助學費、生活費，準備從精神上

和經濟上逼他知難而退。沒想到，兒子的岳父和他不站在同一陣線上，反而主動贊助學費所需，積極促成此事。賢慧的妻子也很能理解丈夫的心，不但沒有像其他舊式婦女那樣哭哭啼啼地拖住他，反而和自己父親一樣支持他報考北平美專，這就是後來那一個與丈夫一別半個世紀，始終任勞任怨照顧家人、撫育子女的偉大女人。

1931年夏，二十一歲的呂佛庭終於不再聽從父親的安排，背上行囊，揮別妻子前往北平美專求學，翻開人生的另一篇章。

呂佛庭 松下觀流圖 1987
水墨、紙 179.5×90.5cm
款識：少無適俗韻 習淨愛丘山地僻塵事少 白雲時往還 深林藏古寺 樵採翠微間 松下觀流水 悠然意自閒



呂佛庭 雪妝銀世界
1982 水墨、紙
69×45cm

款識：

雪妝銀世界 林密映高樓
寒重空山寂 瀑瀉意更幽

